

朝花夕拾

往事并不如烟,纪晓岚的故事留在阅微草堂,留在青史上,也留在了广阔的民间。

紫藤花开时的纪晓岚故居

■ 岳强

在车水马龙的北京珠市口西大街,有一座清幽古雅的老宅——纪晓岚故居。清朝乾隆年间的天下第一才子纪晓岚,曾在这里居住60余年,并终老于此。

老宅门前,一棚茂密的紫藤架遮住了秋日的阳光,灰色方砖铺砌的地面上散落着斑驳的碎影。200多年前,纪晓岚亲手栽种了这株紫藤。枝繁叶茂后,他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欣然写道:“其荫覆院,其蔓旁引,紫云垂地,香气袭人。”后来,梅兰芳、张伯驹等文化名人出于对纪晓岚的崇敬,爱屋及乌,也对这株紫藤青睐有加。作家老舍诗曰:“四座风香春几许,庭前十丈紫藤花。”宅门两厢,一边是一块方形石碑,上面刻有“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——纪晓岚故居”字样;另一边是一张棋盘大小的圆桌,纪晓岚坐在圆桌旁边,手持长烟袋,若有所思,人与物均散发着铜质的光泽。拱形门楣上金底黑字的匾额,为纪晓岚六世孙纪清远先生题写。

纪晓岚说紫藤“其荫覆院”,是因为当时紫藤不在院门前,而在院落中。纪府这座院子,原是一座三进带跨院的四合院,东边隔壁的晋阳饭庄曾是纪府的一部分,西边也向外宽出许多。

如今,这座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的宅院不足原来面积的三分之一。在成为纪府之前,这里是岳钟琪的府邸。岳钟琪为岳七十一世孙,四川提督岳升龙之子,清朝中期著名将领。

公元1734年的一天,纪晓岚随父亲从河北献县来到京城,住进了这座深宅大院。那一年,他10岁。当他用那双日后因大量阅读而近视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这座院子时,不禁壮怀激烈,因为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岳飞是他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,而这所岳钟琪住过的院子,使他与岳家血脉息息相通。

当时,纪府内的屋宇大都有名号,

比如,绿意轩、瑞杏轩、静东轩,孤桐馆、槐安国等。当然,最著名的是纪晓岚的书房——阅微草堂。纪晓岚曾专门为自己的书房写过一首诗:“读书如游山,触目皆可悦。千岩万壑,焉得穷曲折。烟霞涤荡久,亦觉心胸阔。所以闭柴荆,微言终日阅。”他从微言的字里行间发现世间玄机,以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,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大智慧的人。如果说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”,那么,阅微草堂便是纪晓岚的深山和净土。

嘉庆十年(公元1805年),82岁的纪晓岚在这座宅院病逝。此后,他的家人因府邸过于空落,“割半”租赁给了嘉庆朝进士黄安涛。清末民初,纪府大部分在一位刘姓晋南盐商名下,小部分为直隶会馆。再后,这里成立过北平国剧学会,入驻过京剧富连成科班、开过银号、设立过电报局。新中国成立后,民主建国会北京分会曾在这里办公,宣武区党校曾在这里办学,晋阳饭庄曾在这里开业。2000年,修筑广安门立交桥至广渠门立交桥的两广路时,残存的纪府得以修复。两年后,纪晓岚故居纪念馆对公众开放。

现在,纪晓岚故居依然雕梁画栋,光彩照人,只是规模比原来小了。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,院门及其后面的展室为一进院,海棠、玉兰、丁香等花木扶疏的庭院及其后面的纪府书房为二进院。院落内,游廊、古树、硕大的鱼缸、古色古香的屋宇,一如既往地浸润着书香。最令游客兴味盎然的是后院的阅微草堂,草堂内悬挂的“阅微草堂旧址”横匾为启功先生题写,而陈列在展柜内的那根长长的旱烟袋,昭示着当年纪晓岚是在烟熏火燎中阅读的。据说,纪晓岚那杆烟袋锅是特制的,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,他从槐西老屋走到圆明园,一锅烟丝燃了不到一半。由于烟瘾奇大,他落了个“纪大烟袋”的绰号。我站在展柜前观赏那杆烟袋时,一位穿豆青色风衣的美女也过来看,她神情专注,脸上带着蒙娜丽莎一样神秘的微笑。

微笑。

庭院里,一株饱经风霜的海棠树见证了纪府的变迁。那株海棠为纪晓岚亲手栽种,树龄已有200余年。树下的灰色标牌上写着,老树呈“朝上的人字形”。就是说,它像一个倒立的人,身子短,两条腿却伸得老长,比东边的灰色高楼还高。树太高,重心就不稳,所以有一截儿树桩支撑着。那截儿树桩看上去像枯木,实则为水泥制品。树虽老,却不偷懒,枝丫上挂满稠密的果实。据说,纪晓岚栽种这株海棠,寓意“富贵满堂”。那么,在炎凉冷暖的岁月里,海棠树给他带来了多少好运呢?

才华横溢的纪晓岚进士出身,官至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太子少保,曾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,可谓风光显赫。这与海棠树有多大关系,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与他生命中的三位贵人有关。

首先是他的父亲。纪容舒为康熙年间举人,任职户部、刑部,在官场上口碑不错。他学识渊博,犹善考据,名噪当朝。对儿子纪晓岚,他寄予厚望。纪晓岚四岁时,他便让儿子拜名儒为师,开始读书写字。后来,纪晓岚回忆说:“自是时始,无一日离笔墨。”纪容舒的苦心没有白费,儿子捧起书本后,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聪颖。因此,他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神童。其次是董邦达。董邦达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大学者、大画家,官至礼部尚书,他的人品学问对纪晓岚影响颇深。另外,还有刘璐。24岁那年,纪晓岚在京师应顺天府乡试,文冠全场,拔得头筹,成为解元公。刘璐的父亲刘统勋是这次考试的考官之一。正是在这一年,纪晓岚结识了刘璐。从此,他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。

31岁时,纪晓岚参加会试,中第22名。太和殿殿试,排二甲第四名,赐进士出身。在这次殿试中,乾隆与纪晓岚君臣之间第一次见面。接着,纪晓岚因才学出众受到乾隆赏识,点入翰林院。在翰林院,纪晓岚的主要工



徐建军摄

作是扈从伴驾、写诗作文和编书。乾隆武功赫赫,又雅好文墨,而纪晓岚恰好精于此道。在此期间,他创作了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,尽管文学价值不高,但这些绮丽华瞻的恭和之作,深得帝王欢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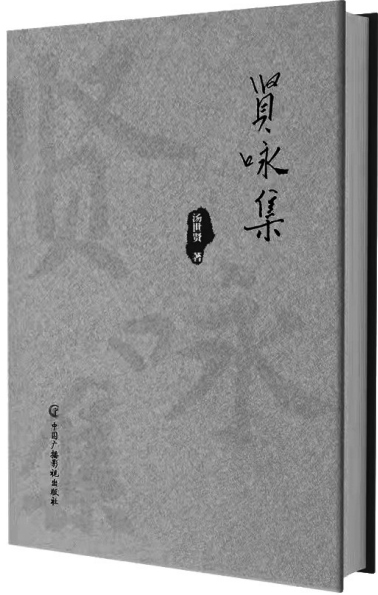
风流才子纪晓岚被誉为“谈谐大师”,每每妙语惊人。至于他在官场的风采,有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,可见一斑。

如今的纪晓岚故居,紫藤犹在,海棠犹在,只是,年轮已不复。用不了多久,紫藤花又将再开,叹往事并不如烟,纪晓岚的故事留在阅微草堂,留在青史上,也留在了广阔的民间。

(作者简介:岳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读者》等全国百余家报刊,出版《草根迷恋泥土的味道》等散文集,获中国当代散文奖、孙犁文学奖等。)

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

——《贤咏集》跋一



■ 刘景萍

俗话说:“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”作为儿媳,我经常对身边的人说,老爷子活得通透明白,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。他今年八十多岁,精神矍铄,身体硬朗。能下地耕种,也能游山玩水;能闲话家长里短,也能写诗摄影。有了新作,经常会图文并茂地在朋友圈进行分享,我和亲朋好友们也经常在下面点赞、评论互动。

老爷子是一个勤奋的“诗人”。虽然起步较晚,就像他在《夕阳颂》中所写“暮年方来学诗援”,写诗也只是为了“自娱自乐求欢愉,抒发雅趣心情怡”,但短短几年时间,竟也积累起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。作为晚辈,我觉得不论是在文学艺术价值上,还是在家族的情感寄托和纪念意义上,这些诗作都是非常好的素材。

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虽然老爷子谦虚地说他写的不算诗歌,但由于他独特的生活阅历和生活态度,他的很多诗作和摄影作品,角度新颖、清新自然,情真意切、富有哲理。现在老爷子的儿孙们都生活 在城市,对农村养鸡鸣柴、割麦插秧等场景已经越来越陌生。正因如此,这本诗集才更加显得意义重大,它是后辈们了解先辈过往、追忆往昔、守住初

心的绝佳载体。——他的诗里有深沉浓厚的家国情怀。家国情怀强调个人修身、重视亲情、心怀天下。在这本诗集里,不论是儿孙们升学、家庭聚餐的点滴,还是国庆、端午等重大节日,他都“歌以咏志”,用文字记录所思所感,充分展现了他对家庭、家族这个小家的深厚感情,更流露出他对国家、民族的赤诚热爱。

——他的诗里有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。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自称“老童”,在尽可能充实每一天、热爱生活的同时,他对生老病死的态度十分豁达。诗集中有不少悼念之作,面对故友离世,他虽然也觉得“阴阳两相隔,悲摧肠欲裂”,但心境始终很坦然,认为死亡也不过是“青山陪松柏,幽静伴鸟音”。在《老来乐》中他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:“生活如明镜,你笑他也笑。”又如,在《秋景之感》中自嘲“对着镜子不忍看”“皱纹条条斑点,牙齿换满满头霜”,妙趣横生,可爱又可敬。

——他的诗里有返璞归真的审美情操。老爷子虽没有经过专业学习,但作品贵在真实质朴,颇有乐府诗之风韵。同时,诗集中也不乏反复推敲锤炼的佳句,可谓雅俗共赏。例如《深山茶园》“春山一路鸟空啼,烟雾朦胧 雨若无”一句,前半句造境清幽空灵,后半句与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又如《夏日赏荷》中“千朵红莲万方水,一弯明月半亭风”一句,对仗工整,巧用数字的同时配合白描手法,读来唇齿生香、意境幽远。除了诗作,他的很多摄影作品从构图、取景、题材上也颇见功夫,体现了其纯真质朴、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和不俗的审美水准。

老爷子一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近百年的沧桑巨变。他常被大家叫作“乡村行吟诗人”,其实我们带着他去了全世界不少国家,这本诗集里也有不少就是记录他出国旅行的见闻、感想。但不管看过多少风景,去过多少地方,老爷子都用一颗赤子之心,善意地打量、记录这个世界,平静却充满力量。

希望此书的读者,尤其是汤氏家族的后辈子孙们,每次打开《贤咏集》,都能从中汲取老爷子的智慧、经验、意志和力量,无愧今天的荣光,不负明天的梦想。

诗忆往事 可鉴未来

——《贤咏集》跋二

■ 卢锦华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发现公公的案头多了很多稿纸与本子,有的本子是 he 平时看书时读到好文好句的摘抄,有的是 he 平时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的随笔,时间长了,居然在书桌上占据了一角。公公从农业中学肄业,上学时就喜欢与同学们一起写样板戏,大家一起排练演出,写作是他一直以来的爱好。年轻时忙于养家糊口,没有时间写,现在退休了,他没有赋闲虚度,而是锄头不丢,笔耕不辍,年逾八十每天早上还去荷塘里摘莲蓬,捞捞养鸡鸭,归来洗手做文章,生活充实而快乐,心情愉悦而向上。

我们在整理诗稿的过程中,重温了老人的人生经历,感受到他迎难而上 的精神,老而弥坚的斗志以及对亲友的深情和对晚辈的厚望。这对我们而言,是一种很好的教育;而对我们的子女而言,

更是一种很好的激励。先生读后不禁有感而发:“耕为养口,读为养心,父亲此生,二事始终,从不辍断。笔耕无图,写诗自娱,重生忘年,建言留墨。以诗记事,可忆可鉴。亲友恳望,内人附和。吾兄题名,《贤咏集》成。耕读传家,子孙榜样。书香盈室,家风淳朴。老父自谦,俗句非诗。本人读之,此乃精粮。似俗实雅,不可不留。小之家事,大为世现,民间史实,妙趣横生,非造作之文也。”

给公公出一本诗集的念头,最初来源于好友的建议,后来变成了全家人的共识。感谢大诗人艾青的夫人、九旬诗人高瑛先生题写书名。所有这些,都是对我公公创作的肯定与鼓励,我们铭记于心。

(《贤咏集》,2022年12月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。本次刊登两篇跋的作者刘景萍系汤世贤先生大儿媳,卢锦华系汤世贤先生小儿媳)

追忆大家

■ 侯军

重读孙犁系列随笔(四)

『以笔为枪』的战士

「

读其文而思其人,这里所有的,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见闻实录,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压抑不住的呐喊,是一个画家泼墨重彩、线条粗犷的战地速写。

「

1981年8月5日,孙犁先生为即将付梓的《孙犁文集》写了一篇自序。当时,他已年近七旬,在总结自己的文字生涯时,他写道:“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,例如实地作战。”

孙犁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,也有过被日寇子弹擦耳飞过的险境,也曾一度怀揣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同归于尽……但是,老作家也坦承,自己虽然曾被批准佩枪,却从未放过一枪。他一辈子的“武器”,始终是他的那支笔杆,他是名副其实的“以笔为枪”的战士。

然而,这位“以笔为枪”的战士,在其漫长的文字生涯中,确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以“战地记者”的身份,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前线;也曾以一名作家的文笔记录过解放战场的实况,其所完成的同样是“战地记者”的使命。只不过,他后来写下的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美文,如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,如《山地回忆》《铁木前传》《风云初记》……都太有名、太出色了,几十年来一直被几代读者所喜爱,正所谓“香远益清”,历久弥新,以至于遮盖了他笔下的那些“金戈铁马”“战火硝烟”;而那清新柔美,个性鲜明的白洋淀上的“水生嫂们”,更以其独有的阴柔之美的持久魅力,柔化了孙犁早年作品中的“铿锵步履”和“青春交响”,渐渐地,那些饱含青春热血的激昂文字,被岁月尘封,被记忆埋藏,逐渐消弭于时间的烟尘之中……

显然,这并不是孙犁先生本人所愿意看到的——同样是在《孙犁文集》本序中,他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现在证明,不管经过多少风雨,多少关山,这些作品,以原有的姿容,以完整的队列,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。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。我常常以为,早年的作品,青春的力量火炽,晚年是写不出来的。”

孙犁先生如此看重的早期作品,正是他作为“战地记者”所采写的那些充满豪迈激情,洋溢着高昂的军人血性的战地报告和现场特写——这些充满阳刚之气的文字,在我看来,恰恰是孙犁此后那些以阴柔而闻名的文学名篇的基石和底色。

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,重温他的早期作品,依旧像几十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那样被深深感动。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那股雄健之气,与其后来的作品风格迥异,其笔力之粗豪,格调之激越,情感之浓烈,语言之铿锵,都与其他文体创作截然不同。这种充溢着勃勃生机的青春印痕,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孙犁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:原来在他那阴柔、婉约的“典型风格”背后,一直潜藏着阳刚的、激越的、勇武的精神底蘊。倘若抽空了这种坚实而深厚的精神底蘊,余下的阴柔就会变得苍白无力,空洞无骨。由此,也就不难解答:那么多作家写过战争中的女性形象,为何唯有

孙犁笔下的“水生嫂们”个个神采飞扬、顾盼灵动,柔中寓刚,令人难忘?原来在孙犁那里,阴柔缘以阳刚为支点,阳刚亦托举着阴柔的力度。由此观之,我们今天重新探究孙犁先生早年的战地记者生涯,重读其战地报道中的“青春交响”,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「

在孙犁早期的战地文字中,较有代表性的有《冬天,战斗的外围》《王凤岗坑杀抗属》《游击区生活一星期》以及《唐官屯光复之战》等篇章。

《冬天,战斗的外围》写于1940年冬。当时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,边区军民奋起反击。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,孙犁作为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,深入到残酷战斗的第一线,实地采访,以笔为枪,和边区人民同呼吸,共命运。他的豪情凝聚笔端,对英雄的赞颂,对敌人的仇恨,一齐化为奔腾的潮水,宣泄而出,构成了这篇作品高亢亢奋、雄浑激越的主旋律。

在文章的第一节。他写道:“战斗展开在沙河两岸了。在同一个时刻,所有边区的战士和人民都排成了队列,军纪如铁,猛如虎,矫健如鹿。”语言顿挫有力,展现了临战前的气势。接着,他以亲身见闻,粗线条儿地勾勒了我军战斗准备的镇定沉着和有条不紊。他写道:“我的战斗任务是记录。”之后,他采撷了一个个目击式的现场镜头——

“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上遇到一个熟人,他用年轻的热力握紧我的手说:‘反扫荡开始啦!’兴奋盖罩着他的声音和颜面。我第一笔记录的是人民对战斗是奔赴,是准备妥当,是激烈的感情。”

“我拿了一封介绍信到前方一个团里去。在灵寿陈庄西面一个小村里……那天早晨,在阜平温塘已经有一场战斗。我在他们办公的房间里展开地图,察看地形和方位。”他还有条不紊地描述了在团指挥所目睹的实景:“几个小鬼搀扶着伤员进进出出;本村妇女们送来馒头和胡萝卜蔬菜汤;伤员和担架队吃过饭立即出发转移到后方……”

这些描写,没有夸张的言辞,只有简洁的叙述,一个个场面和过程,在记者眼前掠过,他敏锐地捕捉并记录下来,构成了一幅幅真实的军民战斗图景。

从这些描绘中,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此刻内心翻腾着的“激烈的感情”。当他写到人民在日寇的洗劫面前所表现出的怒火和愤恨时,那“激烈的感情”也随之变得更为浓烈了——“几天过后,我随着一个兵团路经陈庄,这村镇已经被敌人烧毁三次以上了。以陈庄为中心,敌人曾作蜘蛛技能的放火,从阜平到陈庄,从口头到陈庄,几道山沟成为它纵火的鸱。”

读这几段引文,即使十分熟悉孙犁风格